

云霓
著

吉时到

JISHI
YIDAO

YUNNI
WORKS

壹
亥
笄
篇
上

·柳暗花溟&吱吱·联袂推荐
金牌作家
云霓『医药风』最佳代表作
大结局

他本是性子凉薄，又身患重疾，
却仍旧想要拉住她的手和她厮守一生。
但愿这世上所有的时间都在这一刻停滞，
那么，一切就将是永恒。

强忍着病痛，仔细地看 ней，
她如同崖上的红花，海上的明月，
初春中枝丫上那一抹绿，
是这世间最动人的颜色。

他要看着她成为被人尊重、

敬仰、爱慕的人，

万千繁花落下，而他牢牢握在手心的，
就是属于她的那一朵。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云霓◎著

吉时到

金元绉麻等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吉时医到：完结篇 / 云霓著. — 重庆：重庆出版社，2015.10

ISBN 978-7-229-09562-8

I. ①吉… II. ①云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39777 号

吉时医到 (完结篇)

JISHI YIDAO (WANJIE PIAN)

云 霓 著

出 版 人：罗小卫

责任编辑：李 梅

责任校对：郑小石 刘小燕

装帧设计：九一设计

封面插图：@ 竹铃叮当



重庆出版集团

出版
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：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：023-61520646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h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70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：38 字数：900 千

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9562-8

定价：5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：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真心	/001
第二章	拥护	/022
第三章	报应	/068
第四章	御前	/103
第五章	复生	/148
第六章	心意	/170
第七章	提亲	/193
第八章	旧疾	/218
第九章	相依	/242
第十章	诺言	/261
第十一章	聘礼	/283

第一章 真心

好久都没有这样哭过，即便是面对杨茉兰的人生，她也像是一个旁观者，冷眼看着，规划自己的路途，一步步走出常家。

可是现在，明明已经理顺了许多事，已经做了自己想做的事，甚至在关键时刻救下亲人和朋友，是该庆祝一场的时候，她却失声痛哭，哽咽得直不起腰来。

周成陵走到跟前，杨茉向他摇手：“我不想跟你说话。”

他却还是关切地走上前，她想后退，可是她忘了她一直是坐在那里哭泣。

长大之后，谁也不想让旁人知晓自己的伤悲，即便是经历再大的苦痛，也想要在人前一笑而过。

杨茉眼泪不停地流，她只要看着周成陵的眼睛，就哭得更起劲，她不愿意看着他，可他就是那样看着她。

她那些压制在心底的烦恼和伤感，一下子宣泄出来，她不需要去倾诉，只需要等着眼泪将那些不好的带走。

杨茉哽咽着：“我已经下定决心不再理你。”可他就是挡在那里，让她越不过去。

每次这样驱赶他，他都不肯挪动脚步，这一次反而蹲下来，拿出东西擦她的眼泪，还施施然地在她的鼻尖上抹了一把。

这是在抹鼻涕吗？

杨茉忍不住想笑，她不想做一个又哭又笑的疯子，可是就像控制不住刚才的哭，她也控制不住现在的笑：“这是什么？”他用的东西比她的绢子还要软。

像是棉布，上面织着八卦图，还有许多的小篆字和条纹像是北斗七星。

“我出城去了，皇帝以为我要耍花样，我带着他们转了一圈，假意是去接《上清大洞真经》原本，方才已经呈给了皇帝，皇帝赐了我这张北斗七星图。”

“御赐的？”杨茉哽咽声慢慢平复下来。

周成陵说得轻巧：“御赐的。”

用御赐的东西擦鼻涕，现在她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：“应治你大不敬之罪。”

周成陵脸上有了些笑容，很是肯定：“他不会治我大不敬之罪。”

“你这个人，”杨茉喘口气，“最大的问题就是太狂妄，让人不喜欢，让人愤恨。”

周成陵也看着杨茉：“下次遇到这样的事，什么也别管，转身就逃。”

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她不可能跑，譬如他现在，还不是也回到京中面对，没有想过要一直逃下去。

周成陵伸出手将杨茉揽过来。

杨茉靠在他宽阔的肩膀上，不知怎么的心里顿时一阵平静。

她的抽噎声依然继续着，可是她不觉得丢人了，她好像都已经忘记了，只是觉得轻松，心里、身上都有说不出的轻松，尽管他肩膀上的暗绣似是印在她脸上，让她觉得有些扎人。

杨茉想起一件事，抬起头来看向周成陵：“上次在程家藏书阁里，你拿了一本书，书里面夹了一张字条，那字条上写的东西，你看到过没有？”

周成陵点头：“看到过，那张字条是我带进去的。”

杨茉想过好多种可能，没想到周成陵身上，否则早就去问他了，怎么会绕了一大圈将这次招徒的书函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希望若是知道的人，能通过这个给她些暗示，可是却一无所获。

杨茉道：“你知道……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……”

“所以我去程家查医书典籍，想知道那字条上写的意思，”周成陵说着低声道，“我从京里出来的时候，身边跟着一个从前家中常用的大夫，一直都是他照看我的病情，他是张风子的弟子，医术十分了得，那些日子为了逃出冯国昌的视线，只有他在身边照顾我，我醒来的时候，整理他的东西，在医书里发现这张字条，上面是他的笔迹。”

杨茉仔细地听着：“这个人呢？”

“死了，”周成陵道，“照顾我时已经病重，我醒来之前就已经走了。”

好不容易听到些线索，没想到一下子就断了。

“他平日里，医术有什么特别之处？”

周成陵摇摇头：“没有，”说着顿了顿看向杨茉，“没有你懂得多，没有你惊世骇俗。”这话是在夸她，还是在打趣她。

惊世骇俗没什么，只要能得到自己心里想要的，今天她会收徒，将来她还会为此做更多的努力。

说到底，她还是一个固执的呆子，别人一定会觉得她很傻很可笑。

杨茉自己都觉得好笑，人生中这样的大事就被她这样随随便便地毁了，她本来要读的是白老先生帮她准备的训诫词，却没想到她临时改了主意，没有经过精心准备，完全表露的是她的真性情。

“我今天收徒了，”杨茉看着周成陵，“我还想着要给保合堂加块牌匾。”

周成陵站起身坐在杨茉身边：“想加什么牌匾？”

杨茉道：“格物致知。”用格物致知来代表科学，在哪里都是正确的。

杨茉故意不去看周成陵：“看看京里谁能写一手好字，写下来我好让人去做匾。”

杨茉话才说完，手就被拉住，杨茉抬起头看周成陵。

他的眉眼舒展，安静地看着她，她的眼睛里还有一层水雾，脖颈上还有被刀割伤的鲜红印子，下颌瘦得尖尖的：“难得你想到这个法子。”

杨茉不明白周成陵的意思。

“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，字当然要自己写，牌匾当然要自己挂上去，不管好看难看，都是你杨茉兰的字，格物致知是你杨茉兰的，你一手操办起来，治病救人的手艺都能给人看，一把字而已。”

杨茉被拖到书案前，叫了一声秋桐，秋桐忙过来收拾笔纸。

她拿着笔，耳朵上戴着的珊瑚耳饰显得她脸颊格外的白皙，垂着眼睛，所有精神都放在笔上，开始向纸上写，少了治病救人时笃定的模样，多了几分温婉。



杨茉仔细地写下去，刚写完第一个字，周成陵的笑容就从嘴角扩开。

她就知道，他一定会觉得好笑。

如果知道会有今天，那她从小就会好好练毛笔字了。

一口气将字写完，杨茉端详着看，这几天一定要将这几个字练好，她的保合堂，她的格物致知，她要自己将牌匾挂上去。

杨茉想着将笔递给周成陵：“帮我添把墨吧！”

乔文景到现在还不敢相信上清院发生的一幕。

周成陵从城外回来，竟然捧着一套《上清大洞真经》，周成陵出城竟然是为了拿经书奉给皇上。

他眼前总是闪现出那一幕：皇上露出笑容，一下子从莲花座上站起身，长长的袖子一甩，仿佛真要飞升成仙，看到那真经更是眼睛冒光，亲切地看着周成陵，伸出手来拍了拍周成陵，还将准备要赐给冯阁老的北斗七星图赐给了周成陵。

那图是皇帝亲自督促上清院的道士织出来的，不管是赐给了谁，那都是无上的荣耀。他一早知晓此事，都已经悄悄备好了酒席，就等着为阁老庆贺。

皇帝高兴，他们却惊骇，在皇上面前弹劾周成陵，现在周成陵立了功，他们在皇上心中就成了奸臣。

乔文景好不容易熬到从上清院出来，正想着要去找几个同僚一起商议接下来要怎么应对，刚站起身来就有吏员来禀告：“侍郎大人，上面有旨意下来，要您去陪审王振廷。”

什么叫陪审王振廷，怎么会让他去陪审，就算三法司会审也轮不到他这个户部侍郎陪审。

乔文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“侍郎大人，都察院的人在外面等着。”

乔文景皱起眉头来：“这都什么时辰了，难不成要连夜提审？”

吏员为难地顿了顿：“大人，都察院说，这是圣上的旨意，要这案子越快审结越好，大人，您还是出去看看。”

乔文景不得已站起身走出衙门，都察院已经有人等在那里。

“乔侍郎，人犯在顺天府衙，您还是快过去看看，皇上说每日都要将提审的结果上报都察院，”官员说着也是一脸为难，“我们也没有法子。”

乔文景只觉得现在仿佛被人牵着走，两个人上了轿子一路到了顺天府衙，顺天府衙差将乔文景请进大牢。

一股腐臭的味道迎面扑来，乔文景忙遮掩鼻子：“王振廷在哪里？”

乔文景询问衙差。

衙差赔笑地指指前面的牢房：“在那里。”

乔文景低着头向前看去，还没有看出究竟，就听到惨烈的嚎叫声，乔文景的脸色瞬间变了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动用私刑了？”乔文景看向旁边的衙差。

旁边的狱卒忙上来了道：“我们哪里敢，是王大人生了病，我们大人还请了郎中来看，也是束手无策啊。”

王振廷之前人还好好的，怎么能一眨眼功夫就恶病缠身，这是什么病才能如此。

乔文景不禁拿出帕子遮掩口鼻然后走上前去。

阴暗的牢房里，王振廷正靠在墙上不停地蹭着，边蹭边发出模模糊糊的吼叫：“请郎中，快给我请郎中来。”发髻散乱，整个人如同厉鬼一般。

乔文景吓了一跳，狱卒将牢门打开，让乔文景进去：“乔大人，不进去怎么审案啊。”

乔文景不得已弯腰走进牢室，走得近了，乔文景将王振廷看得更清楚，王振廷的衣服已经破烂，看到乔文景，立即扑过来：“乔大人……乔大人救我……我可是听乔大人的话……我都是听乔大人的……乔大人让我去要挟杨氏……是乔大人教我，乔大人忘记了？”

“胡说。”乔文景慌忙看看周围，早知道王振廷已经这样，他说什么也不来牢室。

“乔大人叫郎中来，快叫郎中来，我要痒死了，我要痒死了。”王振廷说着一下子摔在地上，露出血肉模糊的后背，一块块肉都翻起，一条条的伤口，有的干涸了有的还在淌着血。

乔文景有一种欲夺门而逃的感觉，他浑身的汗毛都竖立起来，后背也是又疼又痒，想要像王振廷一样伸手去抓。

太恐怖了，好端端的人怎么会得这样的病？

“有没有再去请郎中？”

“请了，”旁边的狱卒来回话，“请了好几个都不会治，咱们这里是牢房又不能请太医院的御医来看。”

乔文景紧紧地捂住嘴：“谁说不能，现在案子还没有审结，就要让人犯死了不成？他这样疯疯癫癫如何说话。”这人不死不活的样子，谁知道会说些什么话来。

“大人说请，小的就去请，怎么治都是大人说了算。”

乔文景正和狱卒说话，突然感觉到腿上一沉，王振廷整个人扑在他的腿上：“乔文景，你要救我，救我，听到没有，你要救我。”

王振廷鲜血淋漓的手，紧紧地抱着乔文景的腿，不停地哀嚎着。

“大人，郎中请来了。”

乔文景正急于脱身，听到这话转过头来看，却未承想看到了杨氏。

狱卒请来的是杨氏。

杨茉将药箱交给了魏卯，魏卯就要进去诊症。

听说来了郎中，王振廷抬起了头，却没想到对上杨茉的眼睛，杨氏，来给他诊病的是杨氏，何其可笑，他费尽心思要挟杨氏为他妻儿治病，现在他没有求，来的却是杨氏。

杨氏是来嘲笑他的吗？王振廷咬着牙，他如果有半分骨气都不会让杨氏来给他诊治，他好歹也是顶天立地的一个男儿，他死也不能输在一个妇人手里。

狱卒低声道：“杨大小姐上次给童应甫诊治，硬是将童应甫的疯病治好了，不管什么病症只要经了杨大小姐的手，必然都是能好的。”





能治好，狱卒说能治好。

这几个字说起来多轻松，光是听听就让人有一种浑身舒坦的感觉，王振廷克制不住内心的渴望，只要能将他的病治好，只要不让他这样痒得难受，他什么都愿意，不过就是没有骨气而已，他已经尝到了生不如死的滋味。

王振廷顿时跪下来，瘫在地上，说不出拒绝的话。

魏卯上前去看了王振廷的伤又仔细诊脉将脉象和杨茉说了，杨茉听着点头。

狱卒忙凑上来：“怎么样？杨大小姐可能治这病？”

旁边的乔文景也竖起了耳朵，杨氏一双眼睛十分清亮，仿佛略微斟酌就已经将这病症看了清楚，就算现在杨氏没说话，在场的人也都看了出来，这病杨氏会治。

乔文景松了口气，只要能将王振廷治好，后面的事都还好说。

王振廷屏住呼吸，睁大眼睛，自从被董昭在杨家抓了之后，他还没有这样满怀期待安静地等待。

杨茉在王振廷和乔文景的注视下摇头：“我不能治。”

乔文景顿时诧异，王振廷期盼的神情也僵在脸上，杨氏说不能治，说到这几个字时，她脸上带着些讽刺。

仿佛讽刺他落得如今的境地却要求着她来治病。

“杨氏……你看也没看一眼就说不能治。”乔文景有一种被人愚弄的感觉。

他们以为她是一个孤女就随便摆弄，要挟的时候用刀架在她脖子上，现在又想要她全心全意地治病。

当她是傻瓜还是软弱无能。

杨茉将话重复了一遍：“我看了脉象，这病我不能治。”

王振廷忽然大笑起来，哈哈，太可笑了，他就这样被一个女子戏弄了，让他满怀期待却又狠狠地作践，这女人……

乔文景想要说句狠话来治杨氏的罪，却发现这本来就没有任何罪名，现在的情形，他拿杨氏束手无策。

“再请别的郎中，请别人来。”

狱卒听了这话忙出去问郎中，不一会儿工夫狱卒折返：“京里几个坐堂医听说杨大小姐都不会治，他们也……也都……小人不能去请太医，您……还是乔大人您要走一趟。”

望着浑身血淋淋，跪在那里瑟瑟发抖的王振廷，乔文景一刻也不想待在这里，尤其是脚边上还有王振廷呕吐的秽物。

乔文景再也忍不住转身走出牢室：“我去让人请御医，我就不信，太医院治不了这病。”

乔文景远远的走开，杨茉看向魏卯：“收拾好东西，我们走。”

“等等，”地上的王振廷忽然开口，他再也不能忍耐这样的折磨，“杨氏你不是医者仁心，你不是称自己是医生，怎么能……”

杨茉微笑：“王大人害了我父亲和母亲，又用姨娘和族妹的性命相要挟，甚至差点杀了我，您这样心狠手辣的人，还盼着别人以德报怨不成？”

“你，”王振廷变得狰狞可怕，眼看着杨氏就要离开，“治好我的病，我就告诉你一

件事。”

王振廷幽幽地开口，昨晚那些人折磨他，不就是想从他口中掏出当年杨秉正的案子。杨茉停下脚步，转身走到牢门外。

王振廷艰难地爬过来，昨天他听说旁边的牢室里有个人咬断了舌头却还活着，还有人用裤带将自己勒了半死，却还是被杨氏救过来，这些人……让他断了寻死的念头：“你先治我的病。”

杨茉听得这话故意向左右看看：“大人这次以谁为质？”

似是提醒王振廷，如今身陷囹圄、恶疾缠身，哪还有提要求的资本。

王振廷喉头一甜几乎要吐血出来，这个杨氏，可是眼前最后一线希望，他又不能放过。

“杨秉正没死。”

杨茉兀然抬起头来看向王振廷：“你……知道我父亲的事……”

杨茉话音刚落，王振廷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。

杨茉立即就冷静下来，王振廷不知道，他就算是知道一些皮毛也不能肯定，否则他不是这个模样，早就信心满满地向冯党禀告。

看着杨氏的好奇一下子平淡下来，王振廷涌起的热情如同被浇了凉水，于是口不择言：“你以为韩季能知道那么多？”

王振廷的口气越来越急切起来，杨茉左右看看，王振廷将要失控，她不能在这里和他纠缠，免得他说不定真的会说出什么，要问也是私下里问。

杨茉故意摆出不十分相信的神情，转身离开牢房。

身后传来王振廷疯癫的声音。

杨茉快走几步上了马车，马车还没有向前走，就听车厢外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：“杨大小姐，我是卫禹，文正公世子托我照应王振廷。”

照应王振廷，这句话说得很精准。

杨茉还没有出声，卫禹道：“刚才牢里的事我都知晓了，杨大小姐放心，文正公世子一早就有交代，有消息他来查。”刚才他真害怕杨大小姐听到杨秉正的消息就一直追问下去，要知道今天是乔文景来提审，事先没有将人散净，若是有人听到什么话说出去，就糟糕了。没想到杨大小姐问了几句转身就走了。

卫禹开始有些明白，为何董昭会这样帮杨大小姐。

虽说不过是一个女子，可这个女子并不是普通内宅中的女人。

杨茉低声道：“多谢卫大人。”

看着杨家的马车慢慢离开，卫禹傻站了半天，董昭对杨家的事这样上心，该不是动了心思要求娶杨大小姐吧！可是杨大小姐是个女医，董家是实实在在的勋贵，文正公也不可能会同意的，董昭别给自己系了个死结。

卫禹想了想又回过神来，快去审王振廷是真的。

杨茉回到家中换了衣服坐在屋子里看书。

陆姨娘不禁觉得奇怪，大小姐怎么像是有心事的模样，若是平日早在保合堂里忙碌了。





杨茉不知道家中人的心思，却一直在思量王振廷的话。

如果冯党不知道父亲的下落，父亲真的活着的话，谁会知晓？杨茉觉得有一种坐立难安的感觉，一个答案呼之欲出。

只可能是和冯党对立的人。

父亲想要逃过冯党的耳目，光靠自己是做不到的，她之前以为自己是天马行空地乱想，现在一切渐渐得到证实，她就该顺着这个可能性想下去……

杨茉坐了一会儿起身吩咐春和：“让门上准备车马，我要去药铺。”

陆姨娘听得这话赶过来：“怎么想起来去药铺了。”

杨茉随便应了一声，等到父亲的事有了眉目再告诉姨娘，上了马车，很快到了保合堂，杨茉吩咐江掌柜去周成陵的药铺问问：“我有些事想要问那边的东家。”

杨大小姐虽然说得模糊但是江掌柜听了明白，立即道：“小姐放心，小的就去问。”

不一会儿工夫江掌柜道：“周爷没在药铺，有马车在保合堂后门停着，如果小姐有急事就坐马车过去。”

现在管不得这么多了，杨茉很想立即向周成陵问清楚。

春和送来幂篱给杨茉戴上，几个人就到了后院坐上周家的车，跟车的婆子恭恭敬敬将杨茉请上去，赶车的下人没有说一句话，更不敢怠慢将马车稳稳地停在一所宅子门前。

杨茉还没有下车，就有下人来到：“小姐等一下，我们家爷要出来迎您。”

杨茉“嗯”了一声。

片刻工夫帘子就撩起来，周成陵穿着一身天蓝色的长袍站在马车前。

春和先下了车，然后将杨茉扶下来。

几个人进了宅门，周成陵道：“前院在议事，后院清静些，你愿意我们过去说话，”说着顿了顿，“你放心后院里没有旁人，只有几个伺候的婆子，若是你不喜欢，我就让人都退下去。”

杨茉摇摇头：“不用那么麻烦，我有些话想要问你，说完我就走。”

她的目光有些沉，脸上闪烁着不确定，周成陵停下脚步，两个人站在穿堂外，下人都退出十步之外。

周成陵静静地等着杨茉说话。

杨茉将大牢里王振廷的话说了一遍，正想着说自己的疑惑。

周成陵道：“你是觉得我知道你父亲的下落，碍于怕被皇帝猜忌所以不说。”

杨茉惊讶地看向周成陵，这个人就是你说上句，他就知道你下句是什么意思，所以他从来不用猜测别人所想。

既然话说到这里，杨茉点头：“安庆府的事会牵扯到冯阁老，冯阁老恨不得将我父亲的事和你牵扯在一起……”

杨茉不经意间抬头，本来十分严肃的周成陵，神情十分安静，不知道是不是将她的话听了进去。

周成陵的心思她猜不透，所以她干脆也不猜，径直问起来，若是得到肯定的结论，她也不必再纠结，干脆丢开手。

周成陵听杨茉说完，迎上杨茉的目光：“我不想窝窝囊囊地活着，但是我并非做事不择手段，无所不用其极。”说着伸出手去拉杨茉。

他的手修长又很大，隔着她的袖子，握住她的手腕：“跟我来。”

院子里很安静，一路上没有遇到下人，只是走到月亮门看到了等在那里的蒋平。

蒋平看到周成陵和杨茉，立即脊背挺得笔直。

“让书房里的人散了吧！”

蒋平应了一声，让阿玖将幕僚遣走，然后简单收拾了一下，周成陵才将杨茉带进去。

屋子里放着两张西番莲折枝月牙桌，桌子上摆着九枝灯，案几上放着厚厚一摞的信函等物，周成陵走过去从里面拿出几封递到杨茉手里：“你父亲在安庆府很有名声，”说着微微一顿，“京外放官和京内不一样，京官看似位高权重，其实到底不如地方官有官仪，你父亲在安庆府这么多年，应该结交下不少的人，更何况你父亲犯案，是为安庆百姓说话，若他逃过一劫，该是安庆府有人替他打点，所以要查就要从安庆查起，你看的这几封信是去安庆的人悄悄查访后返回的消息，虽然有些进展但是没有确切的结果，所以我没有和你提起。”

杨茉打开一封信，上面仔细写着父亲在安庆府与哪家人有交情，自从父亲犯案之后，这些人又有什么改变，里面提到了韩家。

杨茉道：“韩季是不是出自这个韩家？”

周成陵道：“韩季不是韩家嫡亲，算是旁支。”

那就是有关联了，照信上说，安庆府中韩氏是大族，杨茉道：“父亲如果在世，这些年却从来没有和家中联系。”看到这里她又疑惑起来。

“不必想这些，”周成陵望着杨茉，“最坏的结果你已经承受过，不会再有更糟的情形。”如果这笨嘴笨舌的话也算得上是安慰的话，她现在确实舒服多了。

杨茉将手里的信放回桌面上，看了一封剩下的也不用再看了。

周成陵转头看了一眼窗外：“天快黑了，是让下人做了饭吃，还是现在将你送回去。”

明知道她不可能留下吃饭，这是故意逗她，杨茉坐了一会儿喝了几口下人端上来的茶，伺候的都是年纪大的婆子，脚步很轻做事很利索，上来之后眼睛都不曾向旁边瞟一下。

茶泡得很好喝，不浓不淡，杨茉将茶杯放下，抬起头来发现周成陵正看她的脖颈，伤口早就不疼了，可是现在被他这样一看，倒有些不舒服，想要伸出手去碰，越是这样想就越是不大自在，杨茉索性站起身来：“我走了，姨娘还等着我回家呢。”

她来得急，走得也急。

他生怕将她吓走了，再也不肯上门找他理论，便也不刻意追赶。

周成陵走在旁边，不管她用大步还是小步总是能保持着和她半步的距离，杨茉上了马车很快回到了保合堂，又换了车子才回到杨家。

走了一圈回到房里，杨茉总算是松了口气。

陆姨娘吩咐厨房开始摆饭，走到杨茉身边坐下：“听说你要开义诊？邻居的婶子问起我来，她想要去看，又不知能不能排上。”

杨茉点点头：“药铺收了徒弟，总要学各种脉案，我就想着不如隔两日有半天的义诊，



先这样试试，等将来我们有了更好的条件，会隔日义诊，邻居婶子想要去看，早些去保合堂记上，我们排好了看诊的时间，就去告诉她。”

陆姨娘笑道：“明日我就和她说说，免得她等得着急。”

吃过饭杨莱回房看书，明天开始传授弟子医术，她这个做老师的起码要有个像样的教案。

乔文景那边还在顺天府里折腾，这一天他已经站得腰酸背痛，偏偏都察院的官员还在等公文。

比起每日上奏审讯的结果，乔文景开始担忧乔家的下人到底被关在哪里，既然是和王振廷一起进的顺天府大牢，怎么却不见关在附近，问起狱卒，狱卒也是一副什么都不知晓的模样。

真是见了鬼，乔文景皱起眉头，简单将公文写好这才回去府中。

进了家门，乔文景就一头扎在临窗的大炕上。

“老爷，那边的情形怎么样了？”乔夫人忍不住问。

乔文景躺着不说话，他总觉得这件事有蹊跷，不行，他得去见冯阁老，到底问问冯阁老皇上这是什么意思。

想到这里，乔文景不禁骂一句葛世通：“该死的葛世通，人明明是他们抓走的，现在却跟我玩花样，说没见到人。”

乔夫人没想到事情这样棘手：“狱卒呢？狱卒也不肯说？”

今天遇到的人都邪了门了，一个个都像是在跟他对着干，不过是几个小官吏罢了，等他腾出功夫，就给他们几分颜色看看。

乔文景没说话，乔月婵过来向父亲请安，见到父母都是一脸沉闷：“父亲还为杨家的事担忧？”

乔文景看了一眼乔夫人，一脸不悦：“你和她一个姑娘家说这些做什么？”

乔夫人道：“不是我要说，正好月婵听到了，又不是旁人，正好是杨家……”

是啊，正好是那个该死的杨家。

乔文景道：“抓到了人也沒什麼，若是招认了就说是屈打成招，没有招认，就说是抓错了人，王振廷的话不能信，一个要死的人说不定会张嘴咬谁。”

乔月婵道：“父亲，听说杨家附近有个养花的花房，眼看冬至要到了，我们去订些花也是有的，不想就被人抓了，我们家还四处找人呢。这话说起来，我们是官宦之家，杨氏不过是罪臣之女，就算现在开了个药铺，也不过是在民间小有名气，哪里能摆上大台面，我们还能输给她不成。”

正是这话，所以乔文景还没有觉得是火烧眉毛：“多想想你自己的事，”乔文景意有所指，“常亦宁这小子，十有八九要拿了状元郎。”

听到父亲说常亦宁，乔月婵顿时红了脸，二话不说转身从屋子里走出去。

乔夫人叹口气：“老爷哪里能当着女儿面说这些。”

乔月婵停下脚步在门外仔细听着。

乔文景道：“日子快到了，让她也心里有数，”说着微微一顿，“只可惜，因为杨氏，常家丢了脸面又一屁股官司，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弄干净，要不是看在常亦宁有几分学识，这门亲事我是如何也不会答应。”

乔月婵轻轻咬着嘴唇，偷听完了才回到自己房中。

“我讨厌那个杨氏，”乔月婵皱起眉头冷笑，“不过就是个郎中罢了，也就是没让我遇到，若是让我遇到她给达官显贵看病，我定会要她好看。”

旁边的丫鬟道：“小姐犯不着和杨氏置气，您是正经的大家闺秀，将来还是状元夫人，杨氏呢，是常五爷不要才自己出了常府，在外面说得那么好听，杨氏想要撑起杨家，可谁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女人如果能嫁人，哪里能像三姑六婆一样抛头露面。”

和姨娘住在一起的人能怎么样，想想也知道，乔月婵觉得心情好了不少：“凭她再厉害，连我一根指头也比不上，说是神医，见到别人还不是要规规矩矩地行礼，身份是永远都改不了的。”

她生下来之后，父亲就请人算过她的八字，她八字旺夫，所以不论哪家来求亲，只要看了她的生辰帖都会答应，杨氏克得家破人亡，谁愿意要，常家是宁可赔上那么多银子，也不让杨氏进门的，如果常亦宁和杨氏那门亲事还在，她能肯定常亦宁考不上状元。

换句话说，若不是攀上了乔家这门亲事，常家现在不知要多么愁云惨淡。

乔月婵看了会儿书，准备上床歇着，丫鬟从外间带来汤婆子送到乔月婵手里，然后躬身退下去，掀开帘子，乔月婵正好看到外面的婆子和丫鬟说着什么。

“什么话？”乔月婵抬起头看过去。

婆子和丫鬟立即分开，互相看了一眼，丫鬟用手肘戳戳婆子让她进去向乔月婵禀告。

婆子撩开帘子上前道：“没什么，就是……就是……朝廷让老爷去办事，老爷刚躺下，这不，内院里正忙活呢。”

忙活也不至于让下人凑在一起说悄悄话。

乔月婵道：“还有什么？”

婆子这才说：“听说夫人不小心摔了一跤。”

乔月婵顿时睡意全无，吩咐丫鬟拿了斗篷：“我去看看母亲。”

主仆两个一路到了乔夫人屋里，进门就看到几个妈妈在内室里忙碌，丫鬟端着痰盂下来，里面满是血。

乔月婵不禁心里一惊快走几步上前，乔夫人坐在罗汉床上，旁边的妈妈用帕子捂着乔夫人的鼻子：“夫人还是躺下吧，”说着转头看向丫鬟，“凉水拿来了没有？”

丫鬟端着铜盆上前，立即就有人来拧帕子，然后敷在乔夫人额头上。

乔夫人看到乔月婵摆摆手：“你怎么来了，我这里没事。”

“怎么没事，”乔月婵看着鲜血腿有些发颤，“母亲怎么就摔了？”

乔夫人没作声，旁边的妈妈道：“夫人踩在锦被上了一不小心从床上跌了下来。”

奇怪，怎么会踩在锦被上下床，一直都是母亲睡在外面的啊，乔月婵询问地看向妈妈，那妈妈脸上有些讪讪的神情，老爷是和夫人要做那事……听到消息才惊了，夫人急忙下床，这才结结实实摔在地上。



乔月婵不明白这里的缘由，只好问旁的事：“父亲衙门里有急事？”

乔夫人颌首当着众人的面不好说破。

“哟，这不行，”管事妈妈松开帕子看到鲜血还是继续涌出来，“夫人摔得不轻，恐怕要请太医来看看。”

乔夫人摇头：“这么晚了，怎么喊太医，”说着觉得嗓子有一股腥咸的味道，想来因为躺着血都涌进了嘴里，“让郎中来吧！”

下人急忙去喊郎中，乔夫人安静地躺着任由下人折腾。

“别围着了，让人憋闷。”乔夫人吩咐下去，下人立即走了大半，屋子里只有几个心腹照应。

“到底是什么事。”乔月婵忍不住又问，母亲要不是心不在焉定不会摔倒。

乔夫人这才低声道：“还是杨家……那个案子，上面对你父亲交上去的奏折不满意，让你父亲接着审，连夜审。”

怎么会有这种事，这样急着审人犯，乔月婵皱起眉头。

“你父亲觉得，恐怕是因为我们家的人也跟着王振廷一起被抓，上面疑心下来，才会这样……”虽然没有明确的旨意，这样半夜将人捉起来，已经足以让人惊慌。

又是和杨家有关，乔月婵道：“父亲就不能借着这件事……永绝后患吗？”

乔夫人听得这话左右看看：“不准胡说，一个姑娘家讲这些事让人笑话。”

乔月婵道：“我是觉得，因为一个杨氏搅和得多少人家不得安宁，不是我们心狠，实在是杨氏不知好歹……”

乔夫人头疼得厉害，顾不得和女儿说话：“你回去歇着吧，我这里不用担心，不过是摔了一跤而已。”

“我不去，我留下陪着母亲。”乔月婵说着弯下腰将脸贴在乔夫人手上。

不一会儿工夫郎中来了，乔月婵去内间里听消息，正等得心焦，就有婆子来道：“郎中在用药，小姐不用着急。”

乔月婵点了点头，等到郎中走了又去看乔夫人：“郎中怎么说？”

乔夫人道：“要多养几日，”说着拍拍乔月婵的手，“回去歇着吧，我也累了。”

乔月婵和母亲说了几句话，这才从屋子里退出来，一声不响地回到房里。

看着小姐一脸的不快，丫鬟桂儿上前道：“小姐有什么不痛快的别憋在心里。”

乔月婵忽然想到一件事看向桂儿：“听说你姑娘是个上下皆通的人物，经常在外面探听些消息。”

桂儿不知小姐的用意，不禁有些害怕：“我那姑娘嘴不好，向来不让她进来说话，是不是小姐听说了什么，若是心里不快，就治她的罪。”

乔月婵摇头：“我现在是想用她这张嘴。”

桂儿听了心里一松：“小姐有事吩咐她，我就将她喊来。”

乔月婵一刻也等不得：“现在她可在府中？”

桂儿道：“正在府中值夜。”

乔月婵抬起眼睛：“快让她进来，我有话和她说。”

桂儿不敢怠慢，急忙去门上将干娘叫来，桂儿干娘见到乔月婵低头听吩咐。

乔月婵将屋子里的下人遣出去，只留下桂儿干娘：“我吩咐你一件事，你若是办好了我自然重重有赏，若是办砸了，或是跟第二人提起是我嘱咐你去做，别说再进来办事，乔家也容不得你了。”

桂儿干娘立即赌咒发誓：“小姐放心，奴婢就是烂了嘴，身上流水死在哪里，也不敢向外说半句。”

乔月婵这才道：“你知不知道保合堂的杨氏？”

桂儿干娘道：“知道，知道。”小姐要嫁给常五爷，和常五爷有过婚约的杨氏她们怎么能不知道。

乔月婵道：“那杨氏嚣张跋扈委实让人气不过。”

桂儿干娘眼睛一转，似是明白小姐要让她做什么。

“我听说，杨大小姐一个云英未嫁的女子，竟然会治那种脏病，”乔月婵说着嫌恶地捂住鼻子，“若是她治这种病，将来还有谁能娶她。”

桂儿干娘彻底明白了：“小姐放心，这种事奴婢惯会做的。”只要找几个人出去说道起来，让那些长了脏病的都去保合堂投医，不怕杨氏的名声不受损。

乔月婵点点头，将一袋银子交给桂儿干娘：“你且拿去用处，不够再来要。”

桂儿干娘眼睛笑成一条线：“小姐只要听着消息，就知道奴婢有没有将事办好。”

乔月婵道：“越快越好，但是不要节外生枝。”

桂儿干娘躬身：“您放心吧！”

交代好了，乔月婵挥挥手让桂儿干娘退下去，桂儿干娘走到门口还塞给桂儿一两银子：“以后有这种好事，多多想着你老娘，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。”

桂儿低声应了。

乔月婵如同放下了一件心事，觉得浑身舒坦，接下来她只要高台看戏就好了。

杨栾才歇下，陆姨娘那边就得了消息：“有个人提着灯在我们家墙外，说不得是什么人。”

自从有了上次的事，杨家上下都很紧张，门上的下人更是小心翼翼，生怕再出什么乱子。

陆姨娘看向管事妈妈：“让门上问问看，若是歹人惊动了也好。”这么晚了，定然不是什么好人。

管事妈妈应了，忙去将话递给门上的家人。

门上家人隔着门缝看到那盏灯走过来些，突然大声喝道：“什么人，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那提灯的人似是吓了一跳，却没有慌张逃走，而是几步上前道：“我是大小姐的徒弟萧全，在这里为师父守夜，劳烦您不要惊动师父。”

守夜？怎么会有弟子来守夜？

门上家人不禁惊讶：“我们家小姐可知晓？”

萧全道：“师父不知道，是我们几个商量好的，日后每人一天轮番上夜，若是有什么异样及时示警，家里也好有个准备。”



几个身体不太强壮的郎中，若是真有歹人，三两下就放倒，可是杨家家人却没觉得好笑，这是为了大小姐竭尽所能，“小哥回去吧，家中有我们这些粗人在。”

萧全摇头，“我们已经商量好，万请您不要惊动师父。”

杨家门上的家人商量后，将外面的事禀告给陆姨娘。

陆姨娘听得这话一怔：“这……可是真的？”

“真的，真的，门上的家人隔着门缝看了，是文弱的郎中，不是什么歹人，而且报上自己的姓名。”

陆姨娘看着窗外摇晃的树枝，现在已经是深秋了，夜风很凉：“劝他回去吧！”

“劝了，可是不肯走，还说万万不能惊动大小姐。”

有这样的人？小姐说要收徒，她还怕小姐收不到会伤心，没想到会闹得这样大，而且真的收了几个徒弟，甚至连身边的丫鬟也放了卖身契。

哪有一个女子能做到如此，这已经是亘古未闻的事了，可没想到竟然有徒弟来门外守夜。

这样的举动是对小姐的尊重。

一个女子就是相夫教子，对男人们毕恭毕敬，哪里能让一个男子心甘情愿地在外守夜。

管事妈妈低声道：“姨娘，这怎么办？要不要告诉小姐。”

陆姨娘摇摇头，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她比谁都心疼：“我刚才去看小姐刚歇下，还是不要说了。”

管事妈妈应了一声，退了下去。

杨茉觉得这一觉睡得格外香，卯正就醒来吃过饭去药铺，她以为她到得已经够早了，街面上的药铺也才刚刚开张而已，没想到魏卯、秦冲、萧全、张戈几个已经在药铺门口等她。

杨茉下了车，几个人上前行礼：“师父来了。”

杨茉带着几个弟子进了后院，江掌柜已经将主屋收拾出来做了杨茉讲学的地方。

等着所有人都坐好，杨茉将早就画好的图拿出来挂在墙上。

这幅图慢慢地展开，所有人不禁都惊呆了。

“老师，这是什么？”

杨茉转过头看着成老仵作和她一起完成的图谱，她可以骄傲地说一声，这将是她亲手画出的第一幅简单却全面、精确的人体解剖学图谱。

只有认识人体的器官，才能更好地了解疾病，从而更好地去学临床诊断，这是现代所有医学院的学生，学习医学课程的必经之路啊。

杨茉看着几个学生惊讶的神情：“我会慢慢地讲解。”

还是魏卯最想学到的，这是两个师父一起画出来的图。

杨茉决定先从人体八大系统开始讲起：“根据我们人体的脏腑功能，我们可以将人身体分为八大部分，消化、呼吸、内分泌、泌尿、运动、神经、血液循环、生殖部分。”

能来保合堂做学生的郎中都是仔细学过医理的，可是现在杨大小姐说的东西他们却一